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禮樂門

樂

序禮序始自郊廟而後及乎朝廷鄉黨惟樂亦然葢樂者樂也神祇祖考安樂之則人和可知矣然樂自天作樂由陽來至和之發也其治心也德成而後知樂其治

人也功成而後作樂至和之極也其粗易知其妙難知姑述所知以為樂志之釋

成周郊廟樂律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甤賓歌函鍾（林鍾也）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中呂也）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云者黃鍾子大呂丑太蔟寅應鍾亥也日月會於子則斗建丑日月會於丑則斗建子日月會於寅則斗建亥日月會於亥則斗建寅

也即術家所謂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也其餘可以類推即太師所謂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也（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古者下奏黃鍾之律登歌大呂之章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聲律合於陰陽之和故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後世祭祀下奏登歌俱是陽律故趙謹言以為不應古法誠有以也雖然此特論律呂之相合者耳必求其變則不可以槩言大司樂又曰冬至之日祀天圜丘以夾鍾為宮（夾鍾房星卯位為天帝明堂故為天之宮）黃鍾為角

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六變而天神降者此言律之相次者也天尚道故取其道之自然也又曰夏至之日祀地方丘以林鍾為宮林鍾井鬼未坤位故為地之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八變而地示出者此言律吕之相生者也隔八相生地尚功故取其功之所生也又曰祀宗廟以黄鍾為宮黄鍾虚危之位為宗廟故為人之宮大吕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九變而人鬼可得而禮者此言律吕之相合也人尚情故取諸相合情之所感也止知樂律之相合而不知樂律

之相次相生則不足以知樂之變通矣尚道尚功尚情之説按禮書又王氏陰陽心經所言與此暗合

歷代樂律泰靡先代之樂故漢初制氏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紀其義東漢雲翹育命之舞後人莫知其所自出則知後世郊廟所奏樂律所謂相合相次相生其義安在唐舊志載唐初祖孝孫所制推樂祭圜丘以黄鍾為宫奏豫和之樂方澤以林鍾為宫奏順和之樂宗廟以太簇為宫奏雍和之樂已與大司樂正宫

旋宮之文多所異同而神祇宗廟登歌倶奏肅和之樂所謂相合相生皆不言其義於是張文收畫遵大司樂舊制正宮旋宮下奏登歌無不同者其所不同惟不用雲咸韶夏濩武之舞而自用唐家十二和之曲而已迨宋朝易和為安祭天以高安祭地以静安宗廟以理安天地宗廟登歌同用嘉安安與和雖異名而同實者樂章皆一代之所自制有所不必辨也其所不可不辨者鍾律也國初所用之樂乃後周王朴之所制也黄帝調

十二律而為十二均者葢取旋相為宫之義王朴調十一律而為十二均者以悉主黄鍾之宫黄帝用宫王朴虛宫猶用中虛中也十二均八十四調則五聲並行其間每一均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也十一均八十一調則四聲並足其數徵商羽角大抵朴之論律以黄鍾為主故言十一聲以宫為主故止言四也見通鑑真宗初年太常言郊廟止用黄鍾一調未嘗隨月轉律也樂工單仲辛遂改為八十四調是仲辛之制與黄帝合矣果孰是孰非耶愚試為

之辨

漢樂不古漢承秦弊雅樂論亡制氏所掌自鏗鏘之外無他事其後河間獻王號通樂律推而上之僅備歲時荆州杜夔善知八音效而正之徒設鐘簴而李延年之叶律乃無異也

宋朝樂律樂聲高則聲清近於哀思下則聲濁近於緩散和峴以王朴之樂為聲高遂下一律人尤以為高謂其黃鍾乃古夾鍾信如或者之言則大司樂奏夾鍾為

宫以祀天朴豈與此暗合歟仁宗皇祐中詔定新樂是單仲辛之調必有不合者矣於是李照又下王朴之律失之太濁歌工賂鑄工密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初不之知照亦不足謂之知音矣又王朴編鍾皆不圜而側垂李照改鑄圜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不揚其鑄鍾長甬震掉不和劉羲叟以為與周景無射之鍾無異未幾仁宗以疾其樂遂廢不用先是鑄寫務得古編鍾一其形不圜而側垂與王朴夷則清聲合乃知朴之所

知者樂音也故不局於器照之所知者樂器也故不達於音何以知其然耶劉幾定元豐新樂以律生尺也魏漢律定政和新樂以指生尺也蔡京蔿漢律定律以上中指而為寸生尺取大禹身為度之義皆局於器而昧於音者故李照胡安定以尺生律照累黍之從失之長安定累黍之衡失之短和峴以表定尺阮逸以量求音皆非也人皆謂房庶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者僅得之曾不知庶之言按西漢律歷志一黍之下脫之起積千二百黍八字故理不通庶乃以黃鍾律長九寸

其中容千二百黍九寸加一寸以為尺（西漢律歷志乃劉歆三統歷杜牧嘗非之矣）故司馬君實以尺生律本之胡安定范蜀公以律生尺本之房庶亦未免局於龠而已處士徐復有言曰古人寓龠以聲不求其聲而更其龠不可用也意者王朴之樂有得於聲而他皆未之或知也

宋朝樂律之議○仁宗廟范公鎮嘗論古樂以為聲音生於無形故後世必假有形之物以傳其法於是有十不同之辨

神廟朝劉公幾嘗論樂以為聖人作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宋朝太常樂之律凡三等王朴之樂一也李照之樂二也阮逸之樂三也而議者以為王朴阮逸之黄鍾與李照樂之太簇相當王朴阮逸之樂編鍾編磬各十六雖有四清聲而實差黄鍾大呂之正聲也李照之樂編鍾編磬各十二雖有黄鍾大呂而全鈌四清聲非古制也○昔范蜀公司馬文正公議樂律往復數千言卒莫能定而異時

崇寧中作大晟樂蜀公一故吏以公舊所改制之説來上
後以古人以身為度之法而大樂以定不愧韶勺孰謂
是學吏猶能之乎

歷代郊廟樂章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又曰拊搏琴瑟
以詠此即詠歌章之詩於堂上所謂貴人聲也樂本傚
人非人傚樂故凡六律八音以歌為本想當時賡歌與
九叙惟歌良哉惰哉戒之董之皆有勸戒之意被之樂
章協于音律于以和神人格祖考皆可也周官大司樂

所謂歌大吕以祀天神歌應鍾以祀地示歌夾鍾以享先祖者即思文清廟執競諸詩恊以鍾律之調被之絃歌之聲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也漢初宗廟奏嘉至永至比古者采齊肆夏之詩乾豆登歌比古者清廟之歌乃叔孫氏因秦樂人以制之耳高祖有房中之歌七章乃唐山夫人述楚聲也武帝郊祀十九章之歌備述功德格于幽顯乃集秦楚之歌謳相如之詩賦畧論律吕以合八音而已安得虞周之歌頌勸戒之實意哉自漢

而下諸史所志歷代郊廟與日月星辰社稷諸祀樂章皆當時臣下創為大名多為好詞溢美功德不足多論亦不必多辨也

郊廟鼓鼗鼗|絃大司樂雷鼓雷鼗以祀天神靈鼓靈鼗以祀地示路鼓路鼗以祀人鬼鄭氏注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圖以獻者一鼓遂為八面者既不可考擊乃於縣間别置散鼓宋朝乾德四年詔廢不用令太常於郊廟之祭所用之

鼓可知矣澠水燕談曰神有尊卑則數有多寡幾面鼓猶言幾兩車幾區宅耳愚按唐書史思明以腰鼓三百面遥脅之豈一鼓而三百面耶二鄭釋經既已模稜後人承訛一至此極雖禮樂之節目亦未易言矣況大本乎是故管有孤竹孫竹隂竹之異琴瑟有雲和空桑龍門之辨者即黄帝堯舜氏雲咸大韶所奏之八音各隨樂舞以祀天神人鬼而已苟復如雷鼓强為之說則又失之矣

大祭小祀皆用樂天地四方五帝日月星辰斗極宗廟社稷先農先師山川羣望百神之祀其牲幣器數樂章樂舞皆有等級諸志各列一代之升降因革自有司存不必序辨而其所以皆用樂者何也按仁宗嘉祐中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煙為歆降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歆神之始者合夫祭有三始之義也天地之間虛豁而

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
樂由陽來聲屬於陽故以樂之聲音號發於天地之間
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葢謂
此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灌地以求神求諸陰之義也
然則天地神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所言當理何
李照輩所更樂遽未達此理耶特存之以為祭祀用樂
說
封禪獨不用樂大祭小祀皆用樂惟封禪非常之祀獨

不用樂者何也漢武親郊泰畤采詩夜誦昏祠至明畢乎南北郊之正祠矣其登封泰山凡再至焉自有祕祠其巔而無用樂之文光武登封先令石工刻所為記於山上而乃燎祭於山之下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事畢登封璽印玉牒發石泥封乃下唐高祖登封之禮與光武同是山之下用樂而山之上不用樂也至宋朝真宗將封泰山有司按故事山上止登歌封安禪安之章山下則設宮縣二舞其山巔圜臺亞獻終獻例不用樂夫

登封祭天告厥成功猶南郊祭天以蕆歲事樂舞均可用也歷代何為而不同葢秦漢封禪所以祈長年希神仙所祈之言祕不可宣與南郊之意異趣則樂舞安所用之觀郊祀志言武帝自有祕祠其巔可以意見矣

樂成感格虞周作樂九成九變祖考格神示降鳳凰儀百獸舞羽毛鱗介之物山林川澤之示皆可致幽而鬼神微而鳥獸隨感而應而況於人乎何漢唐以來不聞有是也葢古者樂律合陰陽之聲樂舞紀功德之實采

詩觀民風因而被之樂章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作樂器以鍾之又孔子刪詩皆被之管絃又以見安樂怨怒哀思之情故治亂之音足以動天地感鬼神致諸福之物也自漢人樂律莫能言其義而樂舞又莫知其所自出凡大風天馬之歌被之樂章自文功德又非出於斯民之至情風俗之真機其何能有所感格哉雖然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民之至情樂之真機有不可泯者如唐武氏未興天下歌嫵媚娘韋氏未起天下歌桑條韋稱耋之謠其思

無邪治亂之音哀樂之所由兆宜於是而占之

殿庭通用文武二舞唐樂十二和周曰十二順故宋朝更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凡郊廟社稷星辰總以安為名唐初有九功七德之舞故宋朝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乾德四年和峴言國家以揖遜得天下次以征伐請改殿庭所用文舞為元德升聞之舞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遂改唐太宗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為八佾分為八行每行十六人文舞皆着冠履服褠褶執籥引舞者二人各執五采纛武舞皆金甲執戟引舞者執五采旗象太祖平諸國

仁宗英宗朝二舞止用六十四人太宗淳化二年和峴請改元德升聞為天下化成改天下大定為威加海內象太宗平諸國並與文德武功之舞郊廟通用其大畧皆因唐制也唐貞觀中張文收取漢朱鴈天馬之遺為景雲河清之歌以為燕樂而宋朝和峴亦請譔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五瑞各為一曲每朝會登歌以之為首亦漢唐舊制也然則宋朝之樂舞樂章皆因漢唐之舊乎曰非也漢唐元會之侈惟獨宋朝不然已嘗備論之矣昔

太祖及太宗初受朝賀猶用教坊樂未幾而更以雅樂登歌二舞自是為定制至太宗增琴為九絃取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之意增阮為五絃取金木水火土五材並用之義且謂鄭聲非中和之道而雅正之音可以治心而真宗不喜鄭聲或為新詞新聲者未甞宣布于外故其仁宗及英宗二舞復古八佾之制累聖相承者如此異乎唐太宗悲悅不由乎樂之言矣惜乎景祐元豐政和所用新樂非祖宗之舊耳

朝會用雅樂宋朝臨軒之樂為隆安飲食為和安尊號册寶為正安正冬朝賀為求安此樂章之名也乃竇儼陶穀太祖朝蘇易簡太宗朝晁迥楊億等真宗朝譔述其樂舞之名則和峴太祖朝和㠓太宗朝之所更定自太祖元會用雅樂設宮縣冬至登歌二舞羣臣禮飲或五行七行太官賜食太宗及真宗遂為定式蓋樂章之所歌詠樂舞之所形容乃削平僭偽一統之意所謂太常雅樂也大朝會大祭祀則用之其歲時燕享則用教坊樂嘗觀唐初朝會必

奏秦王破陣樂示以武功定天下也開元天寶升羌部於堂上即羯鼓噍殺之音涼州甘州伊州之曲也羯鼓以槌擊之其聲透空最遠未幾祿山反涼州甘伊二州皆陷孰謂聲音不足為治亂之兆乎宋朝靖康之變未作人間習為番笛番鼓番舞使當時常如祖宗朝不忘本始以表風俗安得有是不虞之變哉

讌樂周有嘉魚鹿鳴諸詩所以燕嘉賓漢有黃門鼓吹所以樂羣臣至宋朝燕樂羣臣嘉賓多用教坊樂開寶

中平嶺南得内臣之聰警者俾於教坊習樂嶺南多宮官號曰簫韶部雍熙中改曰雲韶部每宮中内宴則用之其大曲十三皆太宗之所親製萬年歡中樂普天獻壽等是也至于仁宗時内傳雲韶部遂不復補以其無與於羣臣嘉賓歟然於太宗淳化三年命兩制分譔鄉飲樂章凡三十四章有鹿鳴八章二八句南陔二章二八句嘉魚八章二四句崇丘二章二八句關雎七章二四句鵲巢六章二四句諸詩立名命意與古詩同而措詞演句多倍於古其情親其詞腆

誠有補於風化考之三朝國史九朝帝紀淳化中雖講明此理而實未嘗行至于真宗朝亦然豈是理終不可施於今歟宋朝射享之禮雖常行而其樂章亦是常所用者今不復論辨

清樂唐會要論清樂乃九代遺音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漢氏以來舊曲自晉播遷其音分散苻氏滅涼得之傳于二秦宋武入關收入江南及隋平陳文帝聽之曰華夏正聲也乃置之清商部總謂之清樂至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為九部如白雪白紵庭花春江月夜等是

也蓋自周隋以來多用西涼龜茲樂其曲調世俗所知也果可謂之九代遺音乎庭花夜月亡國之音豈華夏正聲一變而為此乎舊唐志云清樂至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陳後主所作也堂堂汎龍舟隋煬帝所作也白雪周曲遺聲也公莫巾舞象項伯以衣袖蔽劒也巴渝象漢高帝以巴渝人擁盾伐楚也昭君王嬙入匈奴也白紵吳地所出吳舞吳歌也子夜團扇懊儂春草烏夜啼石城莫愁採桑皆晉宋

齊梁歌舞所傳於後者故隋文謂之九代遺音耳按舊唐志所載如此則知雅聲少鄭聲多自子夜團扇而下皆淫聲悲思之曲謂之九代遺音則可謂之華夏正聲未可也

軍樂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樂師敎愷歌遂倡之鎛師鼓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所謂軍樂也晉文公敗楚于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唐太宗平羣盜被金甲奏愷獻捷皆愷歌也至宋初有鈞容直取鈞天籍之義

軍中之善樂者巡省遊幸則導車駕而奏樂又有東西班夜奏樂於行宫祠祀駕回及園苑賜宴館遇使人分用諸軍樂諸州亦有衙前樂營皆所謂軍樂也然周禮太師掌執同律以聽軍聲又非止於軍樂矣武王伐紂吹律聽聲而知必勝者孟春王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宫同聲相應也太史公律書曰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效勝負古今知音必有妙於此者非徒歌舞之謂也

樂曲調古樂有三調清調平調側調也（唐舊志側調謂之瑟調漢三調即周房中遺音白雪調也）隋鄭譯八十四調又有新聲犯聲側聲正殺寄殺偏字傍字雙字半字之法非古樂調也又五音宮商角為從聲者律從律呂從呂也徵羽為變聲以律從呂呂從律也故從聲以配君臣民變聲以配事物（六律為君聲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皆以呂應六呂為君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皆以律應也）隋志載鄭譯七調之說曰周有七音之律（五音與變宮變徵也）漢志有七始之義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姑洗為春

簇賓為夏南吕為秋應鍾為冬是也此以黄鍾為正而隅八以相生也故黄鍾為十三律之本而七始得七音之正鄭譯之言可謂正矣何為從聲變聲無復條理而萬寶常預知其為亡國之音乎想新聲犯聲偏字旁字不勝煩碎而近乎哀思如庭花月夜等曲也或曰唐人所為曲哀樂尚相諧會今人哀思而歌樂調樂聲而歌怨詞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心由聲與意不相諧也豈信然乎愚謂少陵淵明無詩不及酒可也今人無曲不

及色乃見風俗之薄

五音伶倫取嶰竹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宫謂之含少次制十二筩寫鳳之鳴辨雌雄而為律吕夫十二律皆不盈尺黄鍾含少近三寸餘伶倫吹以寫鳳典同吹以辨陰陽太史公所謂聞聲而知勝負班志所謂氣合而生風者何由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荀卿曰有鳳有凰其聲若簫蓋鳳有中和之氣高潔之情吹律以寫鳳鳴則律吕之調自應宫商之音

自和古人以氣聽以聲聽聲氣俱和故可合天地之風氣而辨陰陽知勝負也淮南子曰黄鍾之律九寸而宫音調晉志云黄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而六孔以為十二月音是樂律長不過尺也晉荀勗梁武帝制黄鍾之笛或長二尺八寸餘或長三尺八寸凡十二笛短者不減二尺餘何哉京房曰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其聲微而體難知故作準以代之荀勗梁武之笛亦京房作準之意耳以此知古人妙於聽聲故黄鍾含少不四寸而可

知後世局於形器黄鍾之筃數尺十二鍾之制如是之大猶不能辨其為宫為商為角也晉志之言曰古者調律出於耳聽後世據尺度而為之適足易差觀斯言則知後世鍾律器數之辨不足多較是非惟妙於知音斯可耳

樂章生於人心韓琦論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嘽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祖宗以來通用王朴之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

事垂八十載而樂之用非不和頃因燕肅之女加磨鑢李照再加改作洎阮逸胡瑗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圍徑乖古鄧保信續作新法亦復長廣未合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純熈洽海内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䆉象求之乎

樂律

聲音律笛鍾均五聲八音十二律十二笛十二鍾十二

均之制與夫京房律凖梁武帝四通荀勗錢樂之法其詳已見律志諸説此不復著大抵樂以人聲為本聲以能聽為主而已人有所不必辨者如所謂霓裳羽衣曲觀其名則知其為靡慢之音矣新唐志云開元中河西節度楊敬忠獻此曲長恨歌以為因楊妃之舞而為此曲王建詩云聽風聽水作霓裳乃龜茲國王聽風水之聲而作之故河西得之以獻所謂涼州甘州伊州皆其類也

定律始於尺定尺始於黍若世無夔牙則當以法自據雖有清濁高下其失不遠顧以胡瑗八百一十方分之法取上黨秬黍之中為據〇昔泰始中嘗命定律荀勗以為後世之尺長於古者四分有餘及得古尺驗之果然夫尺之長短衆黍而為之也黍之小大失其宜則尺之長短失其度矣尺之長短失其度則樂之高下失其聲矣此反本窮源之論也

樂律定於近世之儒近世鐘律之議愈舛蔡氏獨究其本原為之說所以有得於古人之

意○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閒去周未逺其𧺫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說矣歴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閒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奸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

是故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黄鍾圜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

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胷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

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叶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西山蔡氏律歷

新書

序

聲律黄鍾之宫為五聲之中統乎五聲者也　○五聲之序宫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宫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宫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宫而皆以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聲在五行為土

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葢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㑹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㑹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為黄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

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
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黄鍾之與餘
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
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葢黄鍾之宫始之始中之中
也十律之宫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宫始之終而
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
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
樂者也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

在於宮而在於黄鍾葢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乎五聲之實不得黄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黄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黄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葢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

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

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葢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葢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文公文集

律呂推十二律旋相為宮及十二律上生下生與夫變宮變徵之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黄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吕為角是黄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吕為商應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

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黄鍾定為宮太蔟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吕定為角也但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姑洗中吕蕤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應鍾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黄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自林鍾之宮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鍾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

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鍾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管而生南吕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

然然孔疏葢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宫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宫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黄鍾為宫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宫第七變得蕤賔為變徵如林鍾為宫則第六變得蕤賔為變宫第七變得大吕為變徵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内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

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葢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蔡氏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葢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為先後也但晝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别無竒巧只常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文公文集

金聲玉振奏之以金所以極其變節之以玉所以成其章○金聲或洪或殺清濁萬殊玉振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樂之作也八音克

諧雖若無所先後然奏之以金節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葢其奏之也所以極其變也其節之也所以成其章也變者雖殊而所以成者未嘗不一成者雖一而所歴之變洪纖清濁亦無所不具於至一之中聖人之知精粗小大無所不周聖人之德精粗小大無所不備其始卒相成葢如此此金聲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與也然即其全而論其偏則纖而不能洪清而不能濁者是其金聲之不備也不

能備乎金聲而遽以玉振之雖其所以振之者未甞有
異然其所振一全一闕則其玉之為聲亦有所不能同
矣文公文集
樂罷八音因草按諸志匏瓠也女媧氏列管於匏上納
簧其中爾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今以木漆代
匏竹管也三孔曰籥淳古以葦為之簫舜所造爾雅謂
之筊長尺四寸漢世有洞簫又有管長尺圍寸笛漢武
帝工人丘仲所造元出於羌中長尺有咫篪吹孔有觜

如衆邊篪出於邊吹觱篥本名悲栗其聲悲出於塞外木柷敔也柷以舉樂敔以止樂今貫為指板絲琴也伏羲所造舜五絃武王加之為七絃柳渾造一絃琴十二柱如琵琶形擊之以竹曰擊琴新唐志云琴工猶傳楚漢舊聲蔡邕五弄楚調四弄瑟太昊所造箏本秦聲或言蒙恬所造非也如琴而絃少京房造五者准十三絃乃箏也筑如箏細項以竹擊之如擊琴琵琶四絃漢樂也秦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漢武帝以宗女嫁烏

孫以為馬上樂今俗謂之秦子阮咸亦秦琵琶也唐武后時蜀人得之古冢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同因謂之阮咸箜篌漢武帝樂人侯調所作豎箜篌羌樂也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于懷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又有鳳首箜篌唐善子所作如軫七絃土壎也帝堯埏土為之形如鵞卵六孔銳上豐下新唐志云土則附革而為鞚缶形如覆盆古西戎之樂以四杖擊之金鍾也黃帝工垂所造大曰鎛爾雅謂之鏞小而編之曰

編鍾中曰剽小曰棧錞于圜如碓頭鐃木舌搖之以和鼓石磬也泗濵浮磬是也梁有銅磬葢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長九寸廣二寸員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閒所用者才三四寸耳銅鈸出於西戎其圖隱若浮漚貫以韋皮相擊以和樂銅鼓虛其一面覆而擊之扶南天竹類皆如此草鼓也雷鼓路鼓靈鼓以多寡之數言之也夏后氏加之以足謂之足鼓殷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之謂之縣鼓後

世從殷制謂之建鼓晉鼓應鼓與金奏相參小鼓有柄曰鞞大曰鞞搖之以和鼓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羌鼓齊鼓大如漆桶檐鼓小如甕羯鼓正如漆桶兩手俱擊以其出羯中故曰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小於羯鼓擊之以棰毛員鼓雞婁鼓皆腰鼓也樂縣周禮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曲縣士特縣縣之橫曰簨立曰簴飾簨以飛龍飾簴以飛廉鍾簴以摯獸磬簴以鷙鳥上列樹羽傍垂流蘇周制也縣以崇牙殷

制也飾以博山承以花趺覆以華蓋上集翔鷺後世之所加也漢魏晉宋齊梁六朝宮縣凡二十架鎛鐘十二編鐘四磬四也隋增為三十六簴唐初因之又設熊羆鼓吹按十二高宗時蓬萊樂縣充庭凡七十二架夫郊廟百神之祀會朝宴享之禮各有踞數隋唐尚侈大畧如此惟宋朝樂縣未嘗過三十六簴將相大臣之家歌兒舞伎容或有之而樂之踞數不聞凌僭至今大家猶然亦足見為國以禮可與天地相為長久也

樂有八音之節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其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者人若無所用其力也故學者之終必深有得於此然後成焉葢其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也文公語注

聲相聯如貫珠五音六律不具不足為樂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然亦豈宫自宫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文公語注

樂未作擊鎛鍾鎛鍾甚大特懸鍾也衆樂未作先擊此鍾以發其聲衆樂既闋乃擊特懸磬以收其韻文公語注

六十聲如甲子又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凡十二律每律管五聲如黄鍾自管五聲大吕太簇夾鍾以下每律皆管五聲甲子支干亦然甲子管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乙丑管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以下皆然便是樂一般以十千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若不相屬而寔相為用也但術家有納音

之說不可曉前輩多論此皆定說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曆即此說也文公

論作樂體雷聲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其胷中元無樂如何作樂天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鍾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清濁調其宫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聲之

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無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殖財只為自不見此道理成公文集

樂者蓋本乎政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周子通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七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封建門

封建

辨蘇子由古史論封建之不可復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嘗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

時合度無尾大外强之患王者世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揺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决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説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吴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强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

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寛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之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

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

必嘗得一日臨涖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猶且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强大誠不可以為治旣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閒以義言之旣得存亡繼絶之美以

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葢其利害得失之筭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夫天理民彛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唯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莫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

為令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意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莫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强大而難制則雜建

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文公文集

封建則無夷狄亂華之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國禁衛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貪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習坎

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國天下中原而世有戎夷之禍悲夫五峯胡氏罷封建而郡縣最是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東坡取其說而附益之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削奪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有不可得者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

諸侯相併兵力相殘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非獨李斯秦皇知之始皇既定天下分都邑置守令理固宜然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意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云云○凡有血氣者必争争之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争之首亂之端也自書契以來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戕有不出於襲封而争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而此禍幾絶而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

封建乃天道之公郡縣乃一人之私封建與天下共其

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之制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封建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也者伯世暴王之所以縱人欲悖天理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終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有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守侯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鄙之夫數焉於是有十

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御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廵守述職之禮廢則上下之情不通攷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侮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

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世儒不知王政之本反以亡秦為可法所以歷千五百餘歲未有能復之者也胡寅論

不必封建栁宗元有曰封建非聖人意也葢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統之以長師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萬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

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於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强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繼世乎是以一人之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受湯武征伐三王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

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謹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范祖禹

分封之策文帝已行賈誼分封之策文帝固已行第世俗不深攷爾分趙之河間以王辟彊分齊為七國以王齊後豈非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乎誼之策帝固已先得之其聞誼之言所以無嘉納之詔者葢此機不可洩於外也嗚呼文帝分諸侯之權非惟諸侯不知羣臣皆不

知之至景帝武帝之時亦不知之至於數百年猶不知之所謂善行者無轍迹乎故表而出之以見帝之不可及西漢年表節要

異姓諸侯王表云云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封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所以親親賢賢褒表

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云云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云云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荆吳淮南長沙云云可謂矯枉過其正矣云云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偃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至哀平之際親屬疎

遠是故王莽知漢單微亡所忌憚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王子侯表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自是支庶畢侯矣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興訖十二年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

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正薛歐周昌丁復蟲達高后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也建文景四五世閒多陷法禁訖于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遺耗矣網亦少密焉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緻讀前記盡于孝文以昭元功之侯籍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漢興至于孝文時乃有弓高襄城之封師古曰皆從匈奴來降而

得封雖自外徠本功臣後至孝景始欲侯降者周亞夫守約而力爭帝黜其議初開封賞之科又有吳楚之事武興胡越之伐將帥受爵應本約矣

秦漢之際月表班固謂三代承聖王之烈漢收孫秦之獘是一説此亦是封建利害　又是道德之威狂妄之威成乎安强滅之之説唐仲友云

諸侯王表班固意主封建觀周秦利害以明漢初大封宗室利大害小後弱宗主利小害大當初只合少其力

不當奪其權

王子侯表班固二序有深意皆得顯微之體　武帝托廣親分諸侯　元帝時宗室衰兆見物莫兩大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班固分作此一節有深意緣景帝之後方有非有功而侯者此序大意傷漢於功臣恩澤薄高文不輕予人爵孝武罔密使靡有孑遺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班固序意不取景帝降侯者上又有深意吳楚秦越用兵雖應本約不比創業非得已

易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周崇德報功建官推賢位事惟能漢事與周別大抵起於

外戚恩澤侯表只論亡名便見僥倖若論高祖繼絶皆

為民心無恩澤後世以寵宰相外戚為僥倖故司士以

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惟賜無常惟予

以馭其幸

封侯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

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羣臣

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封平津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開封酇侯樊噲妻吕須封臨光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欒布封為樂通侯是也或以地名如以蘇建為平陵侯衛抗為宜春侯或以功號如霍去

病比冉冠軍封為冠軍侯趙破奴從驃騎將軍封為從驃侯或以美名張騫封為博望侯取其廣博瞻望霍光為博陸侯取其博大陸平若是者皆無定制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周漢封建之意先王之封建選建明德茂啟崇勲葢以為疆理天下畿方千里以為甸服内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舉天下之大而毋敢專享其功亦惟我一二兄弟甥舅是攝是賛同奬王室毋相害也茍於建置之

始雜焉無所别白於其間則吾之所與共守天下者何以為長久之道哉是故大功莫如齊則身兼五侯之地明德莫如魯則國侈百里之封曹文之昭而為伯甸德薄者不以居尊位也晉武之穆而列侯藩功大者不以殿小邦也以至武王之母弟八人而五叔無官益文武周公封建之初心為褒表功德而設非徒曰大封同姓以明親親而已漢高帝懲秦人孤立之弊而不知有周家褒表之法以里閈之恩裂全燕之地封故人以閭門

之私分天下之半而王孽子信何功而王於韓濞何德而王於吴是故周雖東遷而卒收五伯之功漢末中世以激七國之變魯衛晉宋尚能城成周於王室如綫之時彭韓英盧遽欲連帝釁於帝業甫成之日周家封建之效如彼漢室封建之患如此安得不歸於始者褒表之當否耶雖然漢固失之矣然有可諉者曰周德下衰始曲沃以一軍而封褒表之意已失矣又其甚也韓趙魏以三家而侯封建之制蕩然矣漢自文景以來有賈

誼以啟衆建之失有主父以明推恩之令亦足以少弱其强大之勢矣嗚呼封建之法得之於文武周公而子孫廢之失之於高帝而子孫復之漢亦無大戾於周矣

群書考索續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九

宋 章如愚 編

官制門

歷代官制

總序三代之道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成故凡君臣庶民皆人也人不能以自治故必推其能順天地以治人者戴之而謂之君君不能以獨治故必擇其能代

天工以共治者任之而謂之臣君臣之間兩盡其職則民得其所矣古今天下有是民則有是相生養之事有是事則必有是相維持之職非古無而今獨有之也惟職當於事則知所以為民職浮於事則徒知所以自為而已少皞以五氏司民時五鳩鳩民事五工正以利民九農正以扈民皆為民也堯命羲和以授民時舜命九官十二牧以主民事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家設官以為民極皆順天地代天工者也以一君而統百官而理

萬民所謂本也以萬民而養百官以百官而奉一君所謂本立而末自舉也今昔建官上必量材而授下亦自量而受則知所本矣不知所本而君臣重於自奉輕於為民是豈天地之心哉故夫無是事而立是職無是實而有是名者皆非也官苟可以理民則與其煩也寧簡職苟可以集事則與其草也寧因必攷已事之驗不為鑿空之談則古今官制名實之是非煩簡因革之當否其如指諸掌矣

職官表志太上龍雲鳥火之號至春秋時郯子猶能識之則知文籍既生官制未甞無表志焉書稱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因唐虞而倍其數第第相承必有品式若表志然所患文獻不足以證之耳周典一書此又表志之大者非周公創為之也乃損益帝王之制而備之耳曰百官倍曰三百六十此其制也曰萬國咸寧曰亦克用乂曰以為民極此其意也班固漢表必先叙其所因以明簡易次述其增益由武帝之侈心終言新式慕

古無補而吏民不安以見光武中興節約之意有足法者范曄志東漢百姓止存光武之制而其後之所因革損益漫不及焉晉隋唐志但紀官名之變復而煩簡是非之實又無所旌別非惟後世官制不如漢初之簡易而史之志百官也亦失班氏紀述之體矣是安能究古者建官之本意哉

歷代官制因革周典六官其來尚矣唐虞水土事殷故伯禹以司空居冢宰之任垂益以工虞分司空之職是

時兵刑雖設民用不犯於是司馬司寇臯陶兼掌之而有餘禮樂教化務所當先於是司徒宗伯契夷夔分典而不足棄后稷龍納言十有二牧食哉惟時凡以為民也三代相承率由斯道秦人不師古始輕變官制未害也特罷侯置守尊君抑臣燔燒詩書以愚黔首其意唯知自奉而不知有臣民也雖然周之官制非至秦而始變也蘇秦為國相許歷為國尉孫臏仕魏為將軍而須賈亦為魏中大夫吴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

鄴荀卿令蘭陵是則守令將相之名在戰國則已然特至秦而始定耳夫是制既定於秦而漢人復因秦舊自魏晉迄于隋唐又復因先漢之名而升降之如秦漢侍衛之士謂之侍郎而近世居從𥨊之尊秦漢出入禁闥謂之侍中而近世為三省之長秦漢僕射之職甚卑而近世以為宰相之任其升降輕重雖不同弟顧其所任之人與夫所以為民之意如何耳其或煩其制以病民侈其名以尊已文貌有餘而精神不足氣血壅滯而脉

貉不貫者皆未免秦皇漢武之餘習也

歷代官名沿襲人皆謂唐之官名因乎隋宋朝官名因乎唐曾不知公師保傅大尉將軍自周漢已有之二漢百官表志有侍中備顧問有僕射中常侍黄門侍郎給事中等皆在禁中似今門下省也有尚書令又曰中書謁者令掌選置及奏下文書衆似今中書尚書省也有尚書僕射佐令奏下衆事似今左右僕射也有尚書六人分為六曹典天下集課事似今六部尚書也內有三公尚書

二人典三公文書有吏曹尚書典選舉似今吏部尚書也有常侍曹尚書掌公卿事有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及水火盜賊似今刑部兵部尚書也有民曹尚書典治功作及鹽池苑囿似今工部戶部尚書也有客曹尚書似今禮部尚書也又有左右丞掌録文書似今尚書左右丞也每曹有侍郎六人似今六部侍郎也有尚書郎有尚書郎中似今六部郎中員外郎也不特此也少府之屬有御史大夫有御史中丞有治書御史有監察御史東宮之屬有庶子有詹事有舍人洗馬議郎九卿則有宗正司農太常光祿太僕衛尉鴻臚大理七監則有都水

將作大匠等其餘如太史太祝太醫博士祭酒光禄大夫大中大夫諫議大夫凡此之類皆二漢之官名也唐豈特因隋宋朝豈特因唐也哉夫古今天下雖封建與郡縣不同而其民其事則同故其所以異者封建則事要而官簡郡縣則事煩而官冗也周之官簡矣復以三公兼冢宰以三孤列九卿則其制為益簡民胡得而不安秦漢以來官冗矣既有三公復有三師既有三省復有六曹既有九寺復有七監則其制為益冗民胡得而

不病哉隋志云隋尚書八座六部之屬並如漢制又如梁武用宋齊舊制有尚書省置令僕六尚書有門下省置侍中給事侍郎有中書省置監令侍郎又有集書秘書省此見隋唐官名皆因秦漢魏晉六朝之舊也

歷代改制不如省官孔子欲正名於衛者正其父子君臣之名分也夫豈徒名之謂哉是故太古官名雲師火紀不必相同而况於唐虞三代乎欲正其名亦必考論其實而已秦更周制王莽更漢制煬帝更隋制皆未幾而亡武后玄宗更唐制蔡確蔡京更宋制皆未幾而亂

漢光武宋高宗不更舊制惟務省官皆身置中興之功目擊太平之效者何也葢君與臣為一心臣與民為一體設官分職凡以為民也徒更其名與制而不計其民之便與否是分擾臣民之體統而使之氣脉不相通貫綱目不相聯附所以亂亡相尋也惟能省官而從節約之制則猶夫清心而四體安提綱而萬目張兹其所以為治歟後漢志云漢興畧依秦制武帝改作民用匱乏世祖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四海風從中國安樂宋高宗孝宗併光禄鴻臚歸禮部并衛尉入兵部太僕入駕部又以少府入將作太府入殿中内侍監入内侍

省大而三省亦不置長官惟改僕射之名為丞相而已

歷代正名不如務實新室後周皆因倣周官之制而更立公卿大夫元士之號其大畧則同莽以采地制祿視歲之豐凶而增損守文以穀制祿視年之中上下而頒斂之其制亦畧同顧其所以異者莽之制度煩碎吏終不得祿而各自為奸以取給周提其綱而秩祿有定賦加之以六條清心無非便民之事此其所以治也然則漢制不因周而因秦唐制不因後周而因隋亦足以致

治者何歟漢之初興凡事簡易唐之初興亦務省官其制不必慕古而其意則微有合於古也使武帝能循高祖之法玄宗能遵太宗之制雖不紛更不害其為治也宋初務實與漢唐之初同元豐改制政和正名與建元開元同得失之迹可以鑒矣

漢官制

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自公士至徹侯凡二十級者爵也三公九卿者職

官也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之屬加官也其爵則以功次差轉等級有差攷之樊噲夏侯嬰二傳可見其職官之除授初不係其爵之高下固有爵崇而官不轉者樊噲爵至列侯始遷為郎中夏侯嬰至侯不離乎太僕是也亦有官尊而未有高爵者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是也遷轉之制或遲或速雖有資格未始一拘於資格也唯加官所加則出於上之特恩其所加則上自列侯將軍而下至郎中皆可以出

入禁闥故其叙官多在職官封爵之上漢初未有加官且自武帝始置此而外廷公卿之權蓋於是乎輕矣

加官之制自奉車都尉之外凡七侍中　左曹　右曹　諸吏　中常侍　散騎　給事中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親近之職也故加官皆屬焉以此見加官皆親近也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得受尚書事左右曹也受者受而奏御也　諸吏得舉法散騎得騎馬並乘輿言騎而散從無常職也　又有給事中中常侍從左右備顧問應對所加或大夫或博士或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

中常侍又有給事黄門位從將軍大夫○置加官乃是疎外宰相諸吏舉法乃是奪御史中丞之權鄭節卿光武省官非濟巳私光武中興深察前弊且當天下彫耗思樂息肩之時躬行節儉取西都官制隨事裁損大畧求以濟天下實用而非為巳私也故以太常言之太卜則省併太史中興所省凡十官以光禄勲言之車戸騎三將及羽林令皆省焉以衛尉言之則旅賁令衛士一人丞皆在所省也太僕之六廐則置一廐牧師苑皆

令官也亦從而省焉右監廷尉之屬也驛官別火之令丞鴻臚之屬都司空者宗正之屬也均輸司農之屬也中興悉從而省焉水衡離宮燕居之處則省併於少府將作大匠之所存者左右校二令而已此軍中候監五營中興既省中壘胡騎之併於長水虎賁又併於射聲世祖節約之制所以反前日浮冗之弊而天下之官師相與維持一代之治者宜為武帝之常憲武帝奢廣之事所以濟一已之私者固有間矣　純夆

政權必有所寄葢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則在宫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宫闈則亡西漢興敗皆出於此漢自孝惠垂拱責成輔相人主皆不曽自有所為至晁錯以五帝親事之說告文帝而文帝不用輔相大臣權望日重以武帝初年田蚡以帝舅之尊始招徠賔客薦進人物當時固有起家二千石之事然而政在朝廷畢竟是宰相陰用人才亦奚不可者使武帝以蚡為非其人則權擇一相委

任責成豈惟漢家將後世終無權柄下移之禍奈何帝不能堪欲攬威福之柄然一已聰明有所不逮必須置人為耳目故置加官及尚書之屬自此以後薦進人物盡在左右侍從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楊得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起家亦自驟貴與其假借左右孰若與宰相同之也夫捨大臣而與小臣謀固不是然此等由是朝士及後以中朝與外朝有黨而尚書等不甚周密於是别用一項人如中書宦者之屬

及元成以後向之所謂侍中尚書皆不如中書宦者用事揚雄傳所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與其委之閹豎又不若任之臺閣近臣

比石中石試官守官漢之官制最有好處均之為二千石也而有比者有真者有中者均之為官吏也而有試者有行者又有守者比不如真真不如中試不如行行不如守觀霍光傳有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是樂成守少府而兼行鴻臚事爾按九卿鴻臚位第二而少府位

第五以少府而兼行鴻臚事未得為真也亦猶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韓安國張湯行丞相事蓋寛饒為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翟義為都尉行太守事爾凡此皆兼行之也宣帝元康元年守京兆尹潁川太守黄霸五鳳元年守左馮翊凡此者皆是擢守此守舊銜而帶之爾非兼行之也至於試則不及此矣王温舒試縣亭長張禹為郡文學試為博士以此見試不如行行不如守又王尊為虢令轉守槐令兼行美陽令事是王尊雖兼

三令只在號為令益守者為遷擢兼行者為權攝又王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又為真如此則前日京兆只權行令日有功則擢守既守乃為真諸守臣稱職者滿一歲則為真又有身帶兩官一官具職秩位號者張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趙充國自水門都尉擢後將軍領水衡如故凡此將軍皆號爾非有職事官屬也金安上光祿大夫中郎將馮奉世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凡此士

夫皆加秩爾亦非有他官守也正如宋朝官制未行之前凡尚書翰林皆是遷轉之階爾凡官鈌攝者稱行官卑職重者稱守兼它官者稱權出者稱奉使國家之制朝官資歴淺者間出補外不過下一等帶一權字耳所謂權發遣者惟三司開封官爾其後王金陵引用新進監司郡守始皆帶權發遣矣甚至於擢知縣資格而為之

漢唐樂美名漢武帝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制度動欲慕

古而踟置官名獨不能法古者侈心奪之也唐太宗使長孫無忌輩撰集隋志觀其敘歷代官制自秦而下至于隋大畧相仍損益無幾獨謂後周酌豐鎬之遺文其典制有可觀焉又謂隋煬號令日改官名月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則是襃周而貶隋也今觀有唐官制又復捨周而循漢魏陳隋之舊者何哉亦以公孫侯伯之稱近於樸古而省部寺監之號足為美觀也厥後易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祕書省

為文臺之類豈非樂其名之美歟梁武帝增十二卿以象四時萆選部定為十八班作戎秩百有餘號皆其類也其於治忽本無所係焉唐太宗猶有異於漢武帝者尚能省官故也

唐官制

太宗省官固善不合有員外之置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二職而無官後世以人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二官而無職有職

而無官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三百六十總而計之為六萬三千六百有奇非皆具負也攷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葢多也今貞觀省内外官六百四十負唐志七百負太宗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非不甚美然貟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又有特置同正貟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宰相或至數人平章事或與外任一官而數人守之

貟外官至二千餘人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啟之朱黼

云

開元六典象周爲制魏鄭公嘗以周典爲太宗獻太宗以爲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帝也既懷畫虎不成之疑徵等復懋禮樂廢缺之悶是六典者而太宗且未之能行而唐初官制自因漢魏之舊本不與周典相侔開元十年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張説陸堅修撰經歲無成

乃命毋煚韋述萃參撰始以唐之百官令式象周禮六官為制蕭嵩張九齡李林甫相繼知院至開元二十六年乃成是知唐制與周官本不相侔六典特象周為制耳如其制同則修書朝夕可就也何必更易數十人綿延十六年哉況唐自高宗迄于肅宗官名屢有因革高宗龍朔盡改舊名咸亨元年復武后光宅垂拱天授又改中宗神龍復玄宗開元二年改五年復天寶又改肅宗至德復而玄宗一人之身三變官名元年改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門下為黃門侍中為監至五年而復舊二

十四年改主爵為司封天寶元年盡改三省之名而以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刑部為憲部之類先後自為異全也如此其制安得與周之六官同其所以同者不過曰尚書以正邦理以宣邦教門下以和萬邦以弼庶務中書以釐萬邦以庶百揆之文而已吁六典象周為制既非其實元豐又從象唐以正名曷若各循祖宗之法哉

宋朝官制

宋初務實意尚書二十四司由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宋太祖太宗一旦懲五季藩鎮外重之弊凡尚書郎曹寺等官悉領外寄以分其勢於是上而三省六曹下而九寺七監皆為寓禄官而臺省寺監悉以他官兼領名若未正而實則有餘者非其人不以任是職也自章聖咸平中楊億首言文昌會府宜復其舊是時李公沆實任端揆而未嘗有所更變仁祖至和中吴育亦言尚書天下之大有司當漸復之是時文潞公富鄭公皆在中

書亦不聞有所改作誠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也自熙寧中王安石用事而元豐初王珪蔡確繼之悉取百年成法自宋初至元豐三年正得百二十年更而張之於是六尚書二十四司與夫九寺五監皆復其舊一時之名亦甚正矣柰何其名既詳而其實則不可遍察也當是時以左右僕射而兼中書門下之職者珪與確也相臣如是他可知矣是時章子厚除門下侍郎蒲宗孟除尚書丞安燾為戸部尚書曽孝寛為吏部尚書遂使奸邪朋附充塞朝路元祐諸賢雖出力以障其瀾而紹聖政和

羣小章子厚曽布蔡京又從而撤其防矣然則務名務實其得失相去乃爾相遠耶

官制舊典論曰宋朝沿唐制設官假名以任職責之事功以實不以文故以三省六曹寺監官僚之名分品定祿命充職任自太子洗馬而上號朝臣自著作佐郎以下號京官在內為主判出外名奉使其領在京職任則不分京朝官若陞擢為臺諫經筵必備顧問朝臣領外差遣則是帶省曹寺監官僚之名奉使而出上至牧守監司下至倅宰管庫通以奉使目之推進擢新進之士官未升朝者即以太子中允處有出身人中舍處無出身人並任監司重其持節故也亦名借補計歲月以轉行故流品無雜名位知重矣

元豐改制因唐六典神祖晚年喜觀唐六典於是悉易

祖宗舊制而惟六典是法其大者建立三省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奉行而政柄悉歸中書又分班奏事各得其職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此改制正名之體統也奈何蔡確欲專中書之權遂白三省不建長官而以王珪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確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凡有除授珪不得預聞而確得以自專造命之權是審覆奉行之制已不行於當時矣呂公著進言三省當同班奏事分省治事司馬

公光遺奏亦謂有此事則置此官不必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為三省葢有見於確之自專也神祖是時已有悔改官制之意珪確復以省費正名為言於是莫之能行嗟夫小人託人主之公而行其私乘人主美意而逞其不善之心大抵若此是豈變制改法之所能防閑哉惟静以察其所安而後可爾厥後翟思奏言以為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葢無異於未改制之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為四五昔以一吏而主之者今增而為

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衆祿愈廣而事愈煩每朝廷文移下尚書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監又下所領庫務自下而達上者亦然故不若專責省部則官省而吏少事簡而功速矣味思之言則知元豐改制適增冗官多事之弊而已夫何名正之有此翟思元祐三年奏也上距元豐五年才七年耳思又謂今有禮部又有太常有膳部又有光祿勲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駕部之有太僕庫部之有衛尉工部之有將作軍器水部之有都水監皆重疊置官例可減省觀此言則元豐官制與熙寧新法何異

政和改宦官武臣之制宋朝盡釋節度兵權而寵以虛

名不置殿中監而止曰都知押班元豐正名於此獨無所改作猶且知祖宗自有深意也政和中蔡京當國悉加都知押班以大夫之名曰知省事曰同知省事曰簽書省此按蔡龍圖舊典也止齋云京改都知為知省事副同知為同知押班為簽書以效樞府事人易走馬承受而為廉訪使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並為正任非惟名器濫褻而童貫得以專兵稔釁矣夫京之改武官制也實壬辰歲也自是而至靖康丙午止十五年耳十五

年之間女真已有窺伺河洛之志併吞夷夏之心彼方習勒戎馬戰陣之事而此乃紛更武官虛名大抵皆取唐之武散官階與漢魏以來武官之名而雜就焉何異大盜隱伏門屏而家相方率歌童舞女雅修擊刺之容乎興衰治亂莫係於人事如此猥歸之天數不可得矣愚又嘗因是而推原改制變法之由而有感焉熙寧壬子王安石之新法行此一變也元豐壬戌蔡確之官制行此再變也元祐初年方復祖宗之舊而紹聖甲戌章

子厚重行熙豐之法此三變也崇觀宣政蔡京用事最久而紛亂法度非止一端此又其變之大者四變之餘靖康之禍作矣夫自熙寧壬子止於靖康丙午五十餘年之閒而法度四變新法再行而終廢官制遂變而不復國有棼絲之擾民無一日之安禍胎於王安石吕惠卿長於蔡確章子厚成於蔡京王黼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乎

新舊官制宋初庶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唐

人之階二十九宋初之階十有五而元豐之階三十四而參錯二制而損益之也左右之制置於元祐紹聖罷之惟存其五而五者之名則定於大觀選人之制起於宋初崇寧七階已定其四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此其建置之大凡也蓋國初懲藩鎮之弊朝官文臣出領外寄郎曹卿監皆為虚名特以是寓禄秩班位序而已而所典之事則别有職存也熈寧天子厲意更新制條例之司設檢正之官兵部軍器大理將作學官司農各

已修置董正治官之屬舉矣而名猶未正也乃元豐之三年取唐六典而與羣臣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其為治備矣然議者猶慮其無甄別流品也故元祐為之分左右焉而議者猶慮其沮人為善也故紹聖罷之而存其五焉所以存者謂卿監以上則不可不分之也若乃文林儒林登仕將仕在唐有之宋初已有之元豐正名至承務而止選人之四等七資未暇釐正此崇寧

所以必更其七而政和又定其四也歟雖然此特其制然也而其意之異同則有不可不論者且兩制以上不遷卿監舊法也而今也自朝請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非有合於古歟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舊法也而今也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非有合於古歟合者固多矣而不合者亦不少也蓋祖宗舊制所以甄別流品者至為嚴密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舘職之遷為一等進士為一等世賞雜流各為一等且進

士等遷司諫一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遷屯田世賞遷虞部雜流遷水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令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别若此令有之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侍從臣寮自禮部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令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别若此令有之乎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禄少卿令以一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

遷即為之矣舊制六部尚書侍從則歴禮部户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一銀青光禄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歴之矣昔之流品甄别今之流品混淆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品易於高流品有品則人安其分而無僥倖希覬之心官品不輕則名器加重而天下知所趍向今則反是嗚呼安得如丁隲者而與之語祖宗之制哉安得如畢仲舒者而與之論祖宗之制哉

省冗官言冗官之策於今日者將省其職乎抑省其員乎抑省其入仕之人乎元祐之減罷諸司建炎之罷併官屬此省其職也祥符之樞密直學士以六員為式治平之少卿監以七十員為額此省其員也開寳之罷流外慶厯之減任子此省其入仕之人也以翟思之奏考之禮部有侍郎郎中員外祠部亦置郎中而太常又有少卿博士丞簿其實皆禮官也戶部之有司農主客之有鴻臚庫部有太僕衛尉工部水部有三監率皆重復

置官程思之言於哲宗如此至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
祖宗時大縣置丞小縣不置令之縣不置丞者鮮矣大
郡具僚屬小郡不具令之郡不具僚屬者鮮矣職之冗
也如此其可不省乎以蘇子由之序攽之節度視皇祐
八倍防禦視皇祐十倍大夫七倍景德朝奉郎六倍景
德承議奉議郎三倍景德子由之言於哲宗也如此至
于今日又可知也又况祖宗朝未始有添差也而今也
有添差而冊任者有添差而釐務者祖宗之時未嘗有

借補也而今也借補小使臣或至三五十萬員之冗也如此其可不省之乎嗟夫是固可省也而亦不易省也方今入仕之路廣得仕之員狹紆朱滿路襲紫成林率一官而三四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以今之職以今之員猶懼其無以處之也况又可省乎哉盍亦清其入仕之源乎上官均有言今之文職入流者凡四武職入流者凡三進士武舉得之也艱在所不論而四者之冗有可罷者有可裁抑者四者

之外又有攝官焉夫攝官之濫特止一方鬻爵之舉隨創則隨罷在今日亦不必深講也如資蔭如特科如雜流此皆蠹弊之根冗者其可不加之察乎建隆初禮部稱齋郎裁十五人兵部補洗馬裁十二人至於慶歷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出京官二十人者矣未離襁褓已紆簪紱彼烏知國政民事為如何哉嘉祐推恩裁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遠求田問舍之不暇何暇謀國家事哉有司胥吏主行文

書積勤累日例該祿仕至於三省人吏尤為僥幸或以減年而出官或坐理資仕而至郡守玩弄文法奸巧百端又豈能盡易昔之故態哉三冗未除百蠹隨至譬如決水於不流之澤前者未去後者方增不至於決堤決防不止不自其流而疏之浚之決之注之亦終於不可為也已○權行守試漢人守試之法滿歲稱職者為真不稱者歸本官亦良法也元豐之制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一品為試品同則否元祐以來行守試之外

又有所謂權者所以待資淺之人也夫階尊官卑者為行階卑官尊者為守官與階卑為行不守若是足矣而守之下有試焉試之下有權焉崇寧盡復元豐之法去權而用行守試至于中興而後元豐元祐之法並用矣

羣書考索續集卷二十九